

活態傳承 贛劇藝術 「寒冬」迎「新生」

敢
觀
舞
台

文：小西 圖：香港話劇團提供 攝影：Cheung Chi Wai@Hiro Graphics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假如維港乾了……

香港話劇最近推出龍文康的新作《維港乾了》(馮蔚衡導演)，由「維港乾了」的驚人意象出發，但這是一齣尚待琢磨之作。

對於劇名與這個中心意象的由來，編劇龍文康有這樣的解釋：某次龍文康



李元務守護維港，卻被誤以為是滋事分子。

乘搭的士在中環繞道塞車，司機抱怨這一帶的塞車問題好像永遠解決不了，於是賭氣說，如把維港填平就能解決很多問題。把維港填平，結果自然是「維港乾了」，龍文康也就由這個駭人的意象出發，寫成《維港乾了》這個家喻戶曉的作品。

港式怨憎會

《維港乾了》現分為上下兩幕：在第一幕中，隨着主角李元務(周志輝飾)退休，觀眾慢慢看到擁有一幢令人羨慕的千呎自置物業的李家的種種世俗煩憂。一生與海為伍，曾當過海員與碼頭水手，滿以為退休後可跟老伴過些安樂的日子，但老伴卻在他退休前辭世了，退休生活利時變成「等死」。

李元務有兒有孫，本來是幸福家庭的典範，但隨着兒女長大，成家立業，並陸續遷出，很反諷地，千二呎的自置單位並沒有把各人拉得更近。龍文康安排了大女兒李惜華(文瑞興飾)與女兒阿Bee(郭靜雯飾)，與小弟李惜禧(陳嬌飾)竟然在同一屋簷隔着一層樓隔着Facebook與Whatsapps「溝通」，實在不無諷刺。當然，李家三代成員並非完全沒有「溝通」，只是跟不少香港人相似，他們都選擇了以迴避直面問題的方式，迂迴地關心對方。結果大女兒李惜華一方面苛刻地批評身邊所有親人的所作所為，另一方面則近乎偏執地透過Facebook與Whatsapps偷窺甚至控制父親、女兒與妹妹李惜禧(陳熙莉飾)的生活。

李家上下固然有溝通上的問題，但各人也自有各人的煩憂。李元務退休前失去老伴，自然打亂了生活秩序，生存意義頓失所依。就算是早已長大成人的大兒與二女兒的生活，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大女兒雖然已成家立室，但跟不少一生當樓奴的中產家庭相似，李惜華一家的收入永遠追不上支出，加上女兒阿Bee投身社運，從舞台所見，她總是處於一種恆久的焦慮狀態。這是個人的焦慮，也是時代的焦慮，從大兒女的個案，我們不難看到某種具有普遍性的時代狀況。至於二女兒一方面在情場上遇人不淑，愛上不該愛的人，永遠只能當個妻身未名的小三；另一方面則在職場上滑鐵盧，早已失業多時。另外，小弟則是正宗宅男，永遠躲在自己的世界，與人形性戲偶為伴，無法跟世界真正的溝通。

維港也乾了

來到第二幕，龍文康則安排了一個外在環境的突轉：維港乾了，並看看李元務一家如何回應如此的突轉。總括而言，面對如此突轉，李家成員有兩種面對心態：一是以「看慣風浪」的港式冷漠，裝作「一切如常」(李惜華)，二是自知未必能真正改變現狀，卻終於鼓起勇氣，直面問題，甚至行動(李元務與孫女阿Bee)。可以這麼說，整個第二幕的情節，基本上是在這兩種態度之間的張力與碰撞中推展，一方面是維持現狀，另一方面則熱切求變。當然，跟好像孫女兒一代土生土長的九十後香港人不同，作為戰後第一代香港人的李元務本來都是傾向安份守己，一切維持現狀，但面對「維港乾了」這樣的巨變，原本保守的他也不得不「思變」，甚至「激進」起來，組織「社會運動」。不過，李元務所組織的「激進社會運動」，也不過是號召眾人，徒手運水填回維港。

野心太大

然而，為什麼大半生安分守己的李元務會突然「激進」起來？是因為維港乾了，(好像大女兒所認為那樣)本來市值過千萬的自置物業不斷跌價而生怨怒所至嗎？還是，對於李元務來說，維港有着更深遠的精神意義？是珍貴的個人回憶？地方身份認同？從《維港乾了》的演出，我們只能推測，李元務的轉變不只跟物業跌價有關，但由於創作人由始至終都沒有安排太多篇幅，直接進入李元務的內心，我們也就無從得知了。

或許，這多多少少跟《維港乾了》的整體鋪排有關。可以看出，編劇龍文康的野心非常大，他一方面希望以李家的處境，比喻香港的整體狀況，另一方面又希望透過不同角色，透視不同世代的困境。可想而知，要在同一個演出中，同時呈現如此多複雜的問題，難度有多高。結果，在現在長達三小時的演出中，觀眾還是不大能夠深入各人的處境，更莫論內心世界了，從而建構出一幅當下香港的眾生圖。

或許，小弟李惜禧是唯一的例外。隨着第二幕的開展，我們開始見到小弟在自己幻想的世界中，如何跟人形性戲偶Mihiro(張紫琪飾)互動，如前所述，面對現實中的問題。《維港乾了》中的大部分都拒絕直面，而小弟則走得更遠，乾脆以幻想代替現實。其實，在《維港乾了》中，李元務與小弟兩角本來是最佳的切入點與對照，讓我們透過鑽進他們的內心，直入香港人當下的深層情感結構。然而，或許《維港乾了》要說的話可能真的太多了。結果，李元務的內心固然是個謎。就算是小弟李惜禧內心的呈現，也只是浮光略影。本來，當小弟得悉自己的人形性戲偶愛人Mihiro並非日本原裝，而只是淘寶假貨，本可因幻滅的觸發直剖內心；但現在《維港乾了》實在太多事情需要交代了，結果惟有跟當下香港人的集體心靈狀態，失諸交臂。

李惜禧失業又失戀，終日窩在父親的家裡，逃避現實。



贛劇是江西省地方戲曲劇種之一，擁有600多年的歷史，起源於江西省東北地區，發端於明代的弋陽腔。解放後，贛劇藝術進行改革，整理、改編演出了《梁祝姻緣》、《還魂記》、《竇娥冤》等優秀傳統劇目，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高度讚揚，文化名人茅盾、巴金、田漢、曹禺、梅蘭芳、張庚等也都給予了高度評價。2011年，贛劇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遺名錄。有關專家表示，近些年在內地，傳統藝術院團漸漸沒有市場，很多傳統文化劇團在逐漸消失，「非遺劇種，首要任務就是要傳承、要保護。除了把原來的傳承下來，還要有所發揚，有所創新。」

文：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牛琰

成立於1953年的江西省贛劇院是中國唯一保存和演唱弋陽腔、青陽腔，並擅演湯顯祖名劇「臨川四夢」的古典戲曲劇院。周恩來、郭沫若等人先後為劇(團)院題名，1960年，東北的黑龍江、吉林兩省分別派員南下移植贛劇，一時出現了「南花北放」的繁榮景象。

毛澤東盛讚：「美、秀、嬌、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贛劇的發展如枯木逢春。贛劇藝術家們對贛劇加以絲竹伴奏，排演了《還魂記》、《珍珠記》、《西廂記》、《西廂行》等名劇，演出足跡遍及祖國大江南北。湧現出了楊桂仙、潘鳳霞、段日麗、涂玲慧等一批優秀的贛劇演員。「眼界抬高不怕前頭遮住，腳跟站穩何懼後面擠來」是贛劇在當時演出的真實寫照，有民謠曰：「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戲看，雞叫天明亮，還有鑼鼓響。」「三天不看戲，肚子就脹氣，十天不看戲，見誰都有氣，一月不看戲，做事沒力氣。」更是深入人心。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的領導人尤其鍾愛贛劇。」江西省贛劇院副院長、江西省贛劇弋陽腔保護傳習中心副主任張鳴向記者介紹，「當時領導人到江西來，在廬山開會，專門要看贛劇，並和演員合影，毛澤東向我們的演員潘鳳霞講述戲曲文化，並用美、秀、嬌、甜四個字稱讚贛劇。」

人員流失 傳承路舉步維艱

有關數字顯示，中國戲曲劇種在上世紀50年代有368個，80年代有317個，到2005年則只



江西省贛劇院副院長、江西省贛劇弋陽腔保護傳習中心副主任張鳴。

有267個。這種衰退，主要是國有劇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劇團的主創人員大量流失、人才斷層現象嚴重引起的贛劇也是如此。

贛劇的彈腔，以二黃、西皮為主，其它還包括秦腔、高撥子、浙調、浦江調和文南詞諸腔，其中優美動聽的文南詞腔調尤受觀眾的歡迎。解放後，贛劇藝術進行改革，整理、改編演出了《梁祝姻緣》、《還魂記》、《竇娥冤》等優秀傳統劇目，贛劇的發展對京劇、川劇、湘劇、秦腔等44個劇種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

「我們過去創編人員、音樂作曲、舞美、演員樂隊都是實力非常強的，最強勁的時候是分為3個隊，200多號人，演出陣容不容小覷。」據張鳴介紹，從上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江西省贛劇院影響很大，遍及全國各地和港澳台及國際舞台，但是近20年來，隨着人員流失，贛劇逐漸寶玉蒙塵，傳承之路舉步維艱。

「現在我們的主要演員，也就是站在舞台中間的角，人員年齡偏大，都五十多歲了，骨幹一點的四十多歲，也就是贛四班的學員，因為贛劇從第一屆學員到第六屆學員，這一個階段的發展，時隔16年，沒有培養新的演員，產生了斷層。」



毛澤東與江西省贛劇院演員合影。

古今融合 擴大贛劇影響力

演員匱乏，觀眾流失，演出場地缺失……與全國絕大多數地方劇種一樣，贛劇也陷入了這樣一種惡性循環，有失傳的危險。

2011年6月，贛劇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名錄，「『非遺』的稱號不是名利雙收的文化招牌，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和壓力」。……『非遺』不是簡單地為保護而保護，不是使其『束之高閣無人識』，而是更好地傳承和發展」。

「在演戲時要進行非遺展示，讓大家在看展覽的當中又看演出，進行一個活態傳承。」據張鳴介紹，在今年3月份，贛劇院聯合梅嶺風景區建立了首家贛劇博物館，對演戲用的箱

子、服裝、臉譜等古文物進行集中展示，長期面對參觀者免費開放，每周末上午十點和下午兩點半在旁邊古戲台公益演出非遺劇目，「現在由於天氣炎熱，我們進行調整，在歌舞類、小品類、器樂表演類、獨唱、合唱節目中加上贛劇的元素，演繹這些人們喜聞樂見的綜藝節目，把現代感極強的綜藝節目加上古色古香的戲劇元素，很受遊客的喜愛。「我們這些演員表演功力都很強，把贛劇裡面的一小折變成歌舞來表演，唱腔是贛劇，表演是歌舞形式，美名其曰贛歌舞，年輕人特別喜歡看。」

「傳統戲曲在我們國家，很多傳統藝術院團，實際上講基本上沒有市場，很難生存，但是往往這些又是中國非遺劇種，首要任務就是要傳承、要保護。我們將通過這些展示，不斷擴大贛劇的影響。」



贛劇團下鄉演戲盛況。

破解傳承危機 16年後創「贛七班」



贛七班學員在進行基礎訓練。
小學員們穿上戲服相互對戲交流。

江西贛劇院的藝術史顯示，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省贛劇院曾委託江西省文藝學校(今江西藝術職業學院)開辦了6期贛劇班，分別為1953年、1958年、1974年、1980年、1990年、1998年。如今，出身贛劇一、二、三班的學員已先後退休。「『贛五班』集體改行，『贛六班』全部出走，現在在創排業務上『掌舵』的都是『贛四班』學員，但能堅持下來的也所剩無多。」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蛾老，成為了最真實無奈的寫照。「把贛劇傳承下去，第一要物就是培養人才，沒有人才就出不了戲。」

在河北藝術職業學院的練習室裡，有這樣一群來自江西的孩子們，他們在訓練課上有的壓腿，有的下腰，有的練習

身段。這些孩子們正在學習的就是江西的傳統戲曲——贛劇，他們就是江西省最新培養的一批贛劇傳承人。「贛劇院去年在全省選拔，從200多號報名者中挑選了40名9歲到12歲不等的小學員，組成了贛七班，並跟河北藝術職業學院達成合作共識，由他們對40個孩子進行代培，從基本功、毯子功、身段功、靶子功，這四大功以及文化課進行培訓，3年後回贛劇院。」

劇院老演員們在與記者聊到這幫孩子們的時候，臉上掩不住的自信與驕傲，「這幫孩子們，能夠出角(大腕)，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贛劇的希望，贛劇大有希望！」

「跳格國際舞蹈電影展2015」 舞上大熒幕

由CCDC主辦的「跳格國際舞蹈電影展」又來了，今年將有兩部委約新片上映，包括首映長片《舞蹈電影：尋找大觀園》和短片《聯體》，兩者皆為本地出品。《尋找大觀園》將舞台上的舞蹈搬到銀幕上，嘗試以舞蹈為電影敘事主體的可能性。《聯體》則由本地編舞何靜茹和導演秦紹良拍攝，以舞蹈影像大玩男女女間的錯摸，在「舞林短打」單元放映。

今年的「跳格」搜羅了不少由全球大師製作的首輪劇情片和紀錄片，舞種包括芭蕾舞、踢踏、探戈、佛林明高等。有的追求舞蹈夢想，有的表達人與人的關係，有的紀錄舞蹈人生的起伏。節目內容包括著名現代編舞大師尤里·季利安的《臨別·季利安》與《季候鳥》；經典電影《遊戲時間》和《腳踏情緣》。作品既有藝術性，又有娛樂性。

今年「跳格」還特別邀請 Hook Dance Theatre 及本地專業踢踏舞團 R & T 分別在《舞林短打(一)》及《腳踏情緣》放映前進行環境舞蹈環節，讓觀眾能夠親身體驗影像中的舞蹈，使舞台與影像相輔相成，帶來耳目一新的體驗。

CCDC又特別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合辦以舞蹈影像為主題的《新作論壇：光影舞蹈》，首次聯合二十位亞洲區內活躍的舞蹈影像製作人，將經驗整合，並共同探討創作及發掘可能性，並於8月13日晚上展示成果。《新作論壇：光影舞蹈》網上報名免費入場，另放映設有折扣優惠。



《遊戲時間》。

跳格國際舞蹈影像展2015
時間：2015年8月1日至15日
節目查詢(城市當代舞蹈團)
2329 7803 / info@ccdc.com.hk / www.jumpingframes.com